

一日情〈下〉 浮浮生

日落西山，彩霞照遍了世界。我倆疲累地依傍在長椅上。我側過頭，看到程小姐竟在我的肩膊上睡著了，猶帶著微笑，臉龐被日落照得通紅，驕艷欲滴，微弱的呼吸，如輕風吹到我的頸項上，有一點癢。

當天空快要全黑暗時，我只有把她喚醒。但見她乍醒於黑暗及陌生環境中，不知所措，攬著我的脖子。我輕拍她的肩背，稍安定後，但見她晶瑩的雙目佈滿紅筋，我彷彿見到多年照顧病者勞累的影子。從乍醒一刻開始，程小姐變得軟弱驚懼，如小鳥般依偎著我，我小心扶持著她下山，直去到維多利亞公園才能站直身子走路。

偌大的維多利亞公園擠滿了人，數以萬計，各人安靜地坐在地上，手上拿著白蠟燭，神情肅穆。程小姐振作起來道：「二十多年的冤案，悠忽過去，在國外定居的我們，已開始感到模糊。獨是香港仍是那樣正義、堅持激昂，風雨不改，每年六四，十萬人自發性地到來集會。我們雖身在海外，每年這一天總放下工作，魂遊這裏，重溫當日的翻天覆地，憶念當日的淚流滿面，徹夜失眠。啊！淚流失眠的日子，何止那一天，何止我一個？世上再沒有其他地方使我懷念，只有香港這一天讓我魂縈拜祭。」

台上多人發言致悼詞、講述近況、政治環境、打氣，但俱顯得乏力，時間巨輪已吞噬消磨多個核心人物，大家心裏明白翻案幾無望，就是能翻案又有何意義呢？程小姐水汪汪的眼睛滄桑地望著我，彷彿明白我的心意，柔和地安撫我的情緒。台上響起「血染的風采」歌

曲，程小姐跟著輕唱，拿出紙巾替我揩拭臉上的汗珠。我感激地拿出紙巾也替她擦汗，口中跟她一起和唱。發覺她的頭髮烏黑潤亮，明眸皓齒，而她的歌聲，婉轉哀怨。那一刻我有一種衝動，要為她分擔苦痛。

「下一個項目該如何？」突然程小姐問。

我努力思索，記不起下一個項目是什麼，摸索口袋，無法找到劇本，焦急地望著程小姐求助。耳際的耳塞響起那蒼老的聲音，生氣道：「你竟遺失劇本，無心做好工作。算了，我們的合約到此為止。」

我充滿悔意望著程小姐，對於劇情的發展、結局充滿好奇，亦依戀不捨。男女當年有沒有相好？為什麼分開？現今的女兒是他們的結晶品嗎？

程小姐像看懂我的心意，憐憫地望著我。卻見她側著頭在聆聽耳塞的聲音。過了一會歉意道：「家父很生氣，他今天的劇本已演繹了大部分，總算達到了要求，跟著來的日子該怎樣，如何面對？正是我煩惱的開始！」

那一刻，我們沈默下來，似有千言萬語要交代，卻無法啟齒。

「今天晚上我們會返國外家裏去。」程小姐不捨道：「多年辛苦照顧病人，加上心結纏擾，我已心如止水，看破一切。」

我看到她眼中泛著淚光，黯然轉身離去。急道：「請代我向老先生致歉及問候。」

程小姐突然止步，良久背著我道：「家父剛說永不再談戀愛……他要出家去。」

我感到莫名的震駭，心中鬱痛。突然，我看到了人生的目標。決定到國外去尋找真相，